



A NOVEL



the
AMAZING
ADVENTURES OF
KAVALIER
& CLAY



伟大的美国小说
普利策小说奖
全球热卖突破
1200000册

[美] 迈克尔·夏邦 著
刘泗翰 译

MICHAEL
CHABON

中信出版集团

卡瓦利与克雷
的神奇冒险

THE AMAZING ADVENTURES OF
KAVALIER & CLAY

卡瓦利与克雷 的神奇冒险

[美] 迈克尔·夏邦 著
刘泗翰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 / (美) 迈克尔·夏邦著;
刘泗翰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6

书名原文: The Amazing Adventures of Kavalier &

Clay

ISBN 978-7-5217-0213-2

I. ①卡… II. ①迈…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2852 号

The Amazing Adventures of Kavalier and Clay: Copyright © 2000 by Michael Chab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ary Evans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本书中文翻译由台湾皇冠文化集团授权使用

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

著 者: [美] 迈克尔·夏邦

译 者: 刘泗翰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23.25 字 数: 550千字

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7-7955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217-0213-2

定 价: 9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Part 1

逃脱大师

1

Part 2

天才兄弟

77

Part 3

漫画大战

189

Part 4

黄金时代

335

Part 5

无线电通信兵

4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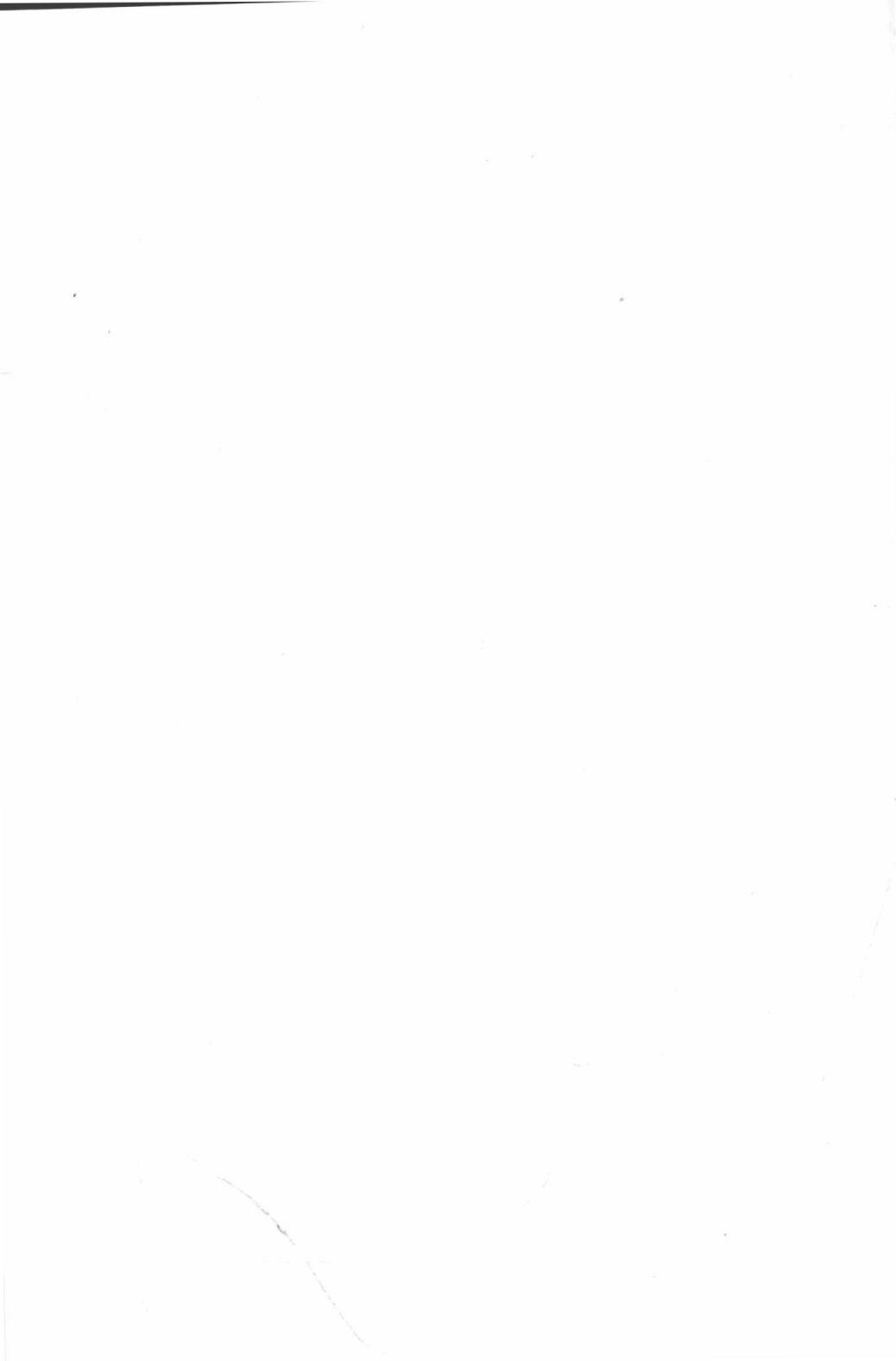
Part 6

金钥联盟

541

Part 1

逃 脱 大 师



多年以后，山姆·克雷在接受访谈或在漫画展中对着上了年纪的书迷发表意见，谈到他和约瑟夫·卡瓦利共同创作的伟大角色时，总是喜欢大言不惭地说，他从小困居在一个完全不透风的密闭容器里，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整天觉得束手束脚，从那时起，他就迷上了胡迪尼¹。“对我来说，电话亭里的克拉克·肯特²和木箱里的胡迪尼是一体两面、同样的东西。”他在WonderCon漫画展、安古兰漫画节或是对着《漫画期刊》的编辑侃侃而谈时，总要卖弄学问，发表高见，“出来时跟进去时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你知道吗？胡迪尼初出茅庐的第一场魔术表演就叫‘变形术’，所以不只是逃脱的问题，同时也是改变形态的问题。”不过事实上，山米小时候对胡迪尼及其传奇般的技艺，充其量也不过是偶发的兴趣而已；在他心目中，尼古拉·特斯拉³、路易斯·巴斯德⁴、杰

1 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 1874—1926)，匈牙利裔美国魔术师，享誉国际的脱逃艺术家，能不可思议地从绳索、脚镣及手铐中脱困。他同时也是以魔术方法戳穿所谓“通灵术”的反伪科学先驱。

2 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超人》漫画中超人平时用来掩护真实的自我身份。

3 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 1856—1943)，世界知名的发明家及电气工程师，出生于南斯拉夫，后来移民美国，有交流电、霓虹灯管、特斯拉线圈等重大发明。

4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细菌学之父，首创狂犬病疫苗。

克·伦敦¹等人才才是真正的英雄。然而他对自己在逃脱侠诞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说他在想象中扮演的角色——就像他对自己笔下所有的寓言故事一样，都信以为真；他的梦想始终充满着胡迪尼式的色彩：就像在茧中盲目挣扎的蛹一样，一心只梦想着品尝光明与空气的滋味。

胡迪尼是小人物、都市男孩和犹太人心目中的英雄，而塞缪尔·路易斯·克雷曼恰好集三者于一身。他的历险故事从十七岁那年开始：那时的他整天喋喋不休，但脚下的速度却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快。他跟许多天性乐观的人一样，对什么事都有点兴奋过头。从传统标准来看，他怎么样也称不上英俊潇洒，长了张倒三角形的脸，宽额头、尖下巴、突出的双唇，还有个圆圆的大鼻子，好像随时都想找人吵架似的。此外，他整天垂头丧气，也不注重服装打扮，看起来永远一副刚被人抢走午餐钱的样子。每天早上他刮了胡子出门，脸上光洁无毛，但到了中午，胡子却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刮的一样；有如流浪汉胡子拉茬一般的下巴偏偏又不足以让他表现出强悍的模样。他觉得自己长得丑，不过那可能是因为他的脸从来不曾安详沉稳过。1931年，他为了赚钱买副哑铃，几乎一整年都在派送《鹰报》；在接下来的八年间，他每天早上练习举哑铃，直到手臂、胸膛和肩膀都变得结实强壮为止。他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因此双腿看起来就像弱不禁风的小男孩，不穿鞋时他只有五英尺五英寸²高。而且跟他所有的朋友一样，都把别人说他自作聪明之类的话当成恭维。他对研究电视

1 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美国小说家，著有《野性的呼唤》《白牙》《海狼》等著名小说。

2 五英尺五英寸，约为165厘米。

机、原子能和反重力的运作方式充满热情，但理解并不正确；他还有个梦想——是他心中上千个梦想的其中之一——要在温暖而阳光普照的金星大极洋海滩上终老。他阅读广泛，无书不读，同时有种自我修正的倾向，他把罗伯特·史蒂文森、杰克·伦敦或赫伯特·威尔斯的作品当消遣读物；以尽义务的心态读沃尔夫、德莱塞和多斯帕索斯；而把 S. J. 佩雷尔曼当作偶像崇拜。其实这种自我修正的读书方式，不过是为了掩饰通常让他感到愧疚的阅读品位；因为在私底下，他最热衷的阅读类别——至少是众多类别之一——是那种充满血腥与刺激，难登大雅之堂、满街俯拾皆是的价格杂志。他搜罗的《魅影奇侠》双周刊可以追溯到 1933 年，一期不落，而且每期都认真拜读；此外他也搜集了几乎全套的《复仇者》和《奇兵勇士》。

卡瓦利和克雷的漫长旅程——也就是逃脱侠诞生的真实历史——开始于 1939 年 10 月底的一个晚上。山米的妈妈冲进他房间，用左手的戒指和有如铁铸般的指关节敲着他的头盖骨，叫他挪过去点，让出点儿床上的空位给布拉格来的表哥。山米坐起身来，一颗心几乎跳出喉咙；借着厨房水槽上方日光灯发出的苍白光线，他看到一个和他年纪相仿、身材瘦长的年轻男孩软弱地靠着门框，整个身子就像个大问号，一边腋下挟着一堆凌乱的报纸，另一只手则像遮羞似的掩着脸。克雷曼太太一边把山米往墙边推，一边跟他说：这是约瑟夫·卡瓦利，她哥哥埃米尔的儿子，他从旧金山一路搭乘灰狗巴士而来，今晚才抵达纽约。

“他怎么了？”山米边说着边往里靠，直到肩膀碰到冰冷的水泥墙，还刻意把两个枕头都抱了过来。“生病了吗？”

“你说呢？”妈妈说着用力拍打空出来的那一部分床单，好像要赶走山米可能遗留的细胞分子，以免冒犯了客人。她在贝维医院的精

神科当护士，连上了两个星期的大夜班，刚刚才回到家，身上还带着一股医院的陈腐味，不过制服领口却传出一点淡淡的薰衣草香——她洗澡时都会在浴缸里加入薰衣草，然后把瘦小的身子浸在水里；至于她身上的天然味道则是种辛辣、愤怒的气味，好像刚从铅笔上削下的碎屑。“他连站都站不稳。”

山米凝视母亲身后，想仔细看看这位可怜兮兮、穿着苏格兰呢宽松西装的约瑟夫·卡瓦利。他隐约知道自己在捷克有表亲，但母亲从未提过有人要来探访，更别说是跟他分床睡了；而且他也不知道怎么会扯到旧金山去。

“好啦，”他母亲站起来，转身对约瑟夫·卡瓦利说道，显然对于自己能把山米赶到床垫最东边五英寸宽处很是满意，“过来这里，我有话跟你说。”她两手抓着他的耳朵，像是握着水壶的提把，然后双唇在他两颊奋力一亲。“你成功了，知道吗？你已经到美国了。”

“好吧。”她侄儿说道，语气中满是迟疑。

她递了条毛巾给他，然后离开房间。她前脚一走，山米便立刻收复床垫上的几英寸宝贵失地，而他表哥还站在原地，揉着刚被啃噬过的脸颊。过了一会儿，克雷曼太太关掉了厨房的灯，两人随即陷入黑暗中。山米听到表哥深深吸了口气，又慢慢吐出来，接着先是报纸的窸窣窣窣声，然后砰的一声重重跌落到地板上；外套纽扣碰到椅背传出啪嗒声，接着是脱长裤时的窸窣作响；他脱掉一只鞋，然后又脱另一只；手表撞到床头柜上的水杯时，也发出当的一声；最后他和一股冷风一起钻进被窝，随之而来的则是一股夹杂着香烟、腋窝和湿羊毛的气味，还有一点香甜而令人怀念的味道，是表哥嘴里的干梅味，山米立刻辨认出这是他母亲特制肉饼里的材料——干梅只是让这道菜如此特殊的一小部分原因而已——他看到母亲用蜡纸把肉饼包起来，放

在盘子上收进冰箱，所以她早就知道侄儿今晚来，甚至还预期他会来共进晚餐，却完全没跟山米透出半点口风。

约瑟夫·卡瓦利躺在床垫上，清了一下喉咙，把手枕在脑后，接着就像拔掉插头似的一动也不动：既没有翻身，也没有一丝不安定，甚至连脚趾头都没动。床头柜上的闹钟滴答滴答响着，约瑟夫的呼吸越来越沉重，也越来越缓慢。山米心里正在怀疑：真有人可以睡得这么沉吗？这时他表哥开口说话了。

他说：“等我赚到一点钱，就会另外找房子，把床还你。”他有点德国口音，同时夹着一股奇怪的苏格兰腔。

“那就好，”山米说，“你英语说得不错。”

“谢谢。”

“你在哪里学的？”

“我不想说。”

“是秘密？”

“是私事。”

“你到加州做什么？可以跟我说吗？”山米说，“难道这也是秘密？”

“我从日本渡海去加州。”

“日本？”山米快嫉妒死了。他那两条吸管粗的瘦腿最远只到过水牛城；而说到渡海，除了分隔布鲁克林和曼哈顿岛那条有如黄绿丝带、虚张声势的海域外，他就没再经历过更凶险的海洋了。在海洋大道上这栋全是中下阶层居住的公寓大楼里，山米的房间在公寓最里侧；他躺在狭窄的床上，看着比床大不了多少的房间，听着隔壁房间外婆如街车拖曳而过的鼾声震撼着墙壁，心里想着最平常的布鲁克林梦：飞翔、变身与逃脱。他的梦想中总有最激烈的计谋，让自己化身

为重要的美国小说家，或是像克里夫顿·法第曼¹那种知名的聪慧人物，或是英雄般的医生；又或者经由练习与单纯的念力，发展出某种超自然的心灵力量，可以控制人的心灵与头脑。他在抽屉里藏着他写的自传式小说——只有前十一页，而且藏了好一阵子——可能会取名为《透视黑暗的艾比玻璃》（这是仿效佩雷尔曼风格）或是（走德莱塞风格的）《美国梦碎》（这是常被他忽略的主题）。他花了许多时间默思冥想——多到连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他蹙眉屏息，开发大脑潜力，练习心电感应和心灵控制。他已读过描写医界英雄、堪称医学界荷马史诗的《微生物猎人传》不下十次，每次总是热血沸腾，激动不已。然而山米也跟多数在布鲁克林土生土长的孩子一样，自诩为务实之人，所以他的逃脱计划通常是围绕着如何获得一大笔财富打转。

从六岁开始，他就挨家挨户推销商品，卖过种子、糖果、家居植物、清洁用品、金属蜡、坚固耐用的梳子、鞋带等等，还做过杂志订阅服务；他在自家厨房的桌上做简陋的实验，还发明了真的能用的钉扣机、纵列式开瓶器、无热熨斗等。最近这几年，山米的商业头脑集中在专业插画这个领域。一些伟大的商业插画家和漫画家——如洛克威尔、莱廷·德克尔、雷蒙德、卡尼夫等人——个个如日中天，这让大家都认为画画不但可以赚钱养家糊口，甚至可以改变整个国家情绪的本质与基调。山米的衣柜里就塞了十几堆纸质粗糙的旧报纸，上面画满了马匹、印第安人、足球明星、有感情的大猩猩、福克飞机、女神、登月火箭、牛仔、撒拉逊人、热带丛林、灰熊、女性服饰皱褶研究、男式帽子的凹沿、人类眼球虹膜里发出的光、西边天空的云等

1 克里夫顿·法第曼 (Clifton Fadiman, 1904—1999)，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曾经主持《纽约客》书评单元长达十年，著有《一生的读书计划》等。

等；他对透视图法毫无掌握，对人体解剖学的理解也值得怀疑，甚至连他画的线条都很粗糙肤浅，不过他却是充满创业精神的小偷，会从报纸和漫画书上剪下自己喜欢的图案书页，粘贴成一本厚厚的剪贴本，里面有上千种不同的体态与风格。他充分运用这本剪贴圣经来策划了一系列抄袭《特里和海盗》的四格漫画，称之为《南中国海》，笔法完全模仿伟大的卡尼夫；另外他也模仿雷蒙德创作了一系列漫画，命名为《星球紫滋草》；而对切斯特·古尔德，则是模仿他笔下的人物创造出一个漫画主角，是个冷硬派调查员，称为《古板探长》；此外，他也师法霍加斯和李·福克尔，抄袭乔治·赫里曼、哈罗德·格雷、埃尔齐·西格等人。他把这些漫画创作的样本都收藏在一个大纸箱里，放在床铺底下，准备等时机成熟再拿出来面世。

“日本！”他又说了一次，仿佛嗅到一股伴随着这名字而来的香味，充满异国情调和卡尼夫式风格，熏人欲醉，“你在那里做什么？”

“大部分时间都因为肠胃的毛病在受罪，”约瑟夫·卡瓦利说，“现在也一样。尤其晚上特别严重。”

山米听后想了一会儿，不由自主地往墙边靠。

“塞缪尔，你告诉我，”约瑟夫·卡瓦利说，“作品集需要多少样本才够？”

“不是塞缪尔，是山米。算了，你叫我山姆好了。”

“山姆。”

“什么作品集？”

“我的绘画作品集啊。拿给你老板看的。可惜，我大部分作品都留在了布拉格，没能带出来；不过我很快就能画出很多棒得不得了的作品。”

“拿给我老板看？”山米说道。在一阵困惑中，他有种挥之不去

的感觉：肯定又是老妈的杰作。“你在说什么？”

“你妈说你可以帮我在你们公司找份工作。我跟你一样，都是艺术家。”

“艺术家。”山米又嫉妒起这个表哥来了。他每次自称艺术家时都忍不住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生怕别人会从他的眼神里拆穿这个谎言。“我妈跟你说我是艺术家？”

“是啊，商业艺术家，在帝国新奇产品公司工作。”

这个二手恭维让山米心里燃起一点小火花，他一度小心翼翼地捧着，然后才一口吹熄。

“她在说大话。”他说。

“什么？”

“她老是惹事生非。”

“惹什么……事？”

“我只是清点财产的小职员，有时候他们也让我剪贴广告。或者他们有新产品上市时，我也可以画些插图。这部分的工作，他们一个钟头付我两块钱。”

“哦。”约瑟夫·卡瓦利长长地吐了口气，还是一动不动。山米不知这样纹丝不动是过度紧张的结果还是令人称奇的镇定。“她写过一封信给我爸，”约瑟夫试着解释，“我记得她在信里说，你替一些了不起的新发明和新产品画设计图。”

“你觉得会是真的吗？”

“她在说大话。”

山米叹了口气，好像在说：不幸言中了。这口气仿佛叹出了无限遗憾与多年煎熬——但其实并非如此。他母亲在写信给布拉格的兄弟时，确实相信自己陈述的都是事实，因为这一年来，一直在说大话的

其实是山米，他粉饰自己在帝国新奇产品公司内微不足道的地位，不光是为了母亲，也是为了所有肯听她说话的人。山米有些难为情，倒不是因为谎言被表哥拆穿而不得不承认自己低人一等的地位，而是因为自己的缺点经过全能的母性放大镜得到了证实后，越发让他难堪。接着他又想到，他母亲应该没被他吹的牛皮蒙蔽，并不真的指望他发挥影响力说服帝国新奇产品公司的老板谢尔顿·安纳波吧，毕竟他所说的影响力都是过度夸大。如果真要继续假装维持长久以来的自我膨胀与天马行空的谎言，那明天晚上下班回家时，他这个每天清点财产、搞得浑身脏兮兮的小职员，就真的得替约瑟夫·卡瓦利找到一份工作才行。

“我试试看吧。”他说。直到这时，仿佛机会之神的手指轻敲着他的背脊，他看到了一丝火花。好长一段时间，他们两个都没说话，不过山米可以感觉到约瑟夫仍然醒着，甚至可以听到质疑如细流般一点一滴地渗入他的心里，压得他动弹不得，这让山米为他感到难过。“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他又说。

“问我什么？”

“那些报纸是做什么用的？”

“都是你们纽约的报纸，我在灰狗巴士的车站买的。”

“有几份？”

他第一次感觉到约瑟夫有了点动静。“十一份。”

山米很快地掐指一算：纽约有八份都市日报，如果连《鹰报》和《家庭新闻》也算进来的话，那就是十份。“还少一份。”

“少一份什么？”

“《纽约时报》《前锋论坛报》，”他伸出一只手数道，“《世界电信报》《美国纽约日报》《太阳报》。”他换手再数，“《纽约新闻》

《纽约邮报》，呃，《华尔街日报》，还有布鲁克林区的《鹰报》，再加上布朗克斯区的《家庭新闻》。”他双手放回床上，“还有第十一份是什么？”

“《女人衣服报》。”

“你是说《女性时装日报》？”

“我不知道那份报纸是专门讲衣服的。”他也忍不住开始自嘲，然后又轻轻地清了一下喉咙。“我在找关于布拉格的新闻。”

“找到了吗？《纽约时报》里应该有一些。”

“有一些，只有一点点，但没提到犹太人。”

“犹太人啊。”山米这才恍然大悟。约瑟夫想找的新闻不是伦敦与柏林之间外交调停的最新发展，也不是希特勒最近又搞了哪些残暴的倒行逆施；他要找的是报道卡瓦利家族近况的新闻。“你会读犹太文吗？意第绪文，你看得懂吗？”

“不会。”

“那可可惜了。我们纽约有四份犹太报，也许会有些新闻。”

“德文报纸呢？”

“我不知道，但我猜应该有。我们这儿也有很多德国人，他们满街游行示威。”

“噢，我知道了。”

“你担心家人啊？”

他没有回答。

“他们逃不出来？”

“嗯，还逃不出来。”山米感觉到约瑟夫猛摇着头，似乎不想再讲下去。“我发现我的烟都抽完了，”他接着用教科书般的自然语调说，“你有没有——”

“你知道吗？我上床前才刚抽掉最后一支。”山米说，“喂，你怎么知道我有抽烟？我身上有烟味吗？”

“山米，”他母亲喊道，“睡觉了！”

山米嗅了嗅自己身上的味道。“哎呀，不晓得艾瑟闻不闻得到，她不喜欢我抽烟。我如果要抽烟，就得爬到窗台上，到防火梯那里去抽。”

“不许在床上抽烟，”约瑟夫说，“我更有理由搬出去了。”

“这还用你说？”山米说，“我也很想要自己的房子。”

他们躺了几分钟，一心渴望着抽支烟以及由抽烟的渴望浓缩展现出的一切期盼——但最后当然是徒留怅惘。

“你的烟灰坛，”约瑟夫终于又开口，“烟灰缸。”

“在防火梯上，是个花盆。”

“也许里面都是……呃……怎么说，烟头？……烟屁股？……烟嘴？”

“你是说烟蒂？”

“烟蒂。”

“我猜是吧，别跟我说你要抽……”

约瑟夫毫无预警地翻身下床，仿佛在释放某种动力，像是一种紧接在完全懒散状态后的产物。这时山米的眼睛已经较能适应房间里的黑暗，尽管如此，他的视力还是跟平常一样不太好。房门边上镶着的厨房日光灯发出的蓝灰色光芒，混杂着由各种光源合成的布鲁克林夜色：路灯的光晕、街车与汽车的头灯、这个行政区里仍在运作的三座炼钢厂冒出的火炬，还有仅仅一水之隔的那座岛屿王国映照过来的光辉——全都从窗帘缝隙中流泻下来。对山米而言，这昏暗的光线代表着苍白而挥之不去的失眠之夜，在昏暗中，他看到表哥动作灵巧地摸